

学 习 文 选

(学习十大文件资料专辑)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办公室编印
中共肇庆市委宣传部翻印

一九七三年十月

为了认真学习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项文件，我们将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办公室编写的学习资料第十七期——三十期，翻印成册，供同志们学习参考。

中共肇庆地委宣传部

一九七三年十月

目 录

正确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 路线斗争的规律	1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9
继续把批林整风放在首位	16
在一切工作中要特别重视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	24
要牢记和坚持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 的原则	31
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	38
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	45
要重视抓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	53
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 方针和政策	62
立党为公	71
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	79
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	81
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94
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102

正确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时期

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规律

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党内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刘少奇叛徒集团垮台，林彪反党集团跳了出来，继续同无产阶级较量，正是国内国际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政治报告还指出：“在半个世纪中，我们党经历了十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林彪反党集团的垮台，并不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束。国内外敌人都懂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夺取。由混入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出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比地主、资本家亲自出马要好得多，特别是地主、资本家在社会上名声已经很臭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就是将来阶级消灭了，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反映这些矛盾的先进和落后、正确和错误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会存在。何况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反映这些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还会出林彪，还会出

王明、刘少奇、彭德怀、高岗这一类人物，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我们全党同志在今后的长期斗争中，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不论阶级敌人怎样变换花样，都能因势利导，夺取无产阶级的胜利。”

为了学好十大文件关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问题的论述，现摘编中央报刊文章在这方面的有关论点，供学习参考。

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 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要认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长期性，不能因一次或几次斗争的胜利就忘乎所以。“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贯穿于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长期性，正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重要特点。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来说，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历史还是很短的，但就在这很短的时间内，除了国际上的阶级斗争外，在国内，我们就经历了四次重大路线斗争，经历了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一系列阶级斗争。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还经过多次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的尖锐斗争。这类斗争远没有结束，还要继续下去。”（《红旗》杂志一九七三年第七期第4页）“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所以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也必然是长期的，不会停止的。”（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二日《解放军报》）“如果对社

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长期性认识不足，那就会松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斗志，就不可能自觉地运用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个规律，去推动革命和生产的发展。（《红旗》杂志一九七三年第三期第54页）

这是因为：“个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垮台，并不等于整个反动阶级的灭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疏忽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是深深扎根于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土壤之中的。他们既是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忠实代表，又是帝、修、反的忠实走狗。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不仅总是反映国内阶级斗争的动向，而且往往带有国际阶级斗争的背景。因此，我们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也是同帝、修、反，同整个正在走向灭亡的反动阶级的生死斗争。”

外帝、修、反还存在，土壤尚存，修正主义杂草必然再生。
‘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垮了一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可能有另一个代理人出现。这就要求我们准备同国内外反动阶级及其代理人作多次的斗争，进行多次的较量。”（一九七二年八月四日《解放军报》）

承认不承认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长期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根本分歧。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诋毁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攻的反击，污蔑为人为地‘制造矛盾’。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阉割党的基本路线的灵魂，从根本上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因为阶级斗争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坚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出发点。如果不承认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那就意味着不需要继续革命了，不需要搞马克思主义了，党的基本路线也可以不要了。他们抹煞阶级斗争，并不是真想放弃阶级斗争，他们所反对的仅仅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他们在污蔑阶级斗争的叫骂声中，却以百倍的疯狂向无产阶级反扑，妄图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让地、富、反、坏、右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一齐出笼，重新骑到广大人民群众头上。”（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三日《解放军报》）

要充分認識階級鬥爭的客觀規律：“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

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

每隔幾年就有一次大的鬥爭，這是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規律的一種表現。“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是逐步深入的，在基本上完成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後，又在思想政治戰線上進行了社會主義革命。我們每前進一步，每取得一個勝利，都觸痛了資產階級及其在黨內的代理人，因而都遭到他們的激烈反抗。這樣，在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矛盾鬥爭的長過程中，隨着社會主義革命一步又一步的深入，就形成了一個又一個的具體階段。每個具體階段，都和其他矛盾運動一樣，採取兩種狀態，相對地靜止的狀態和顯著地變動的狀態，而且在一定的條件下由第一種狀態轉化為第二種狀態，即由比較緩和轉化為比較激烈，並經過第二種狀態達到矛盾的解決，從而又開始了一個新的具體階段。因此，社會主義時期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就象波浪的起伏一樣，高一陣，低一陣。這種情況表現在時間上，就是每過若干年就有一次大的鬥爭。當然，這只是就一般情況而言，每次具體的大的鬥爭的發生，會由於國內外的形勢和我們的工作，或者時間較短些，或者時間會更加長一些。”（《紅旗》雜誌一九七二年第八期第8頁）

反動階級出於他們的階級本性，非跳出來不可，但總要

有几年时间重整旗鼓，才能同我们进行一次大的较量。“每次大的斗争之后，失败了的阶级敌人被迫从进攻转入退却。出于反动的阶级本性，让他们洗手不干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要紧接着来一次大的反扑，也办不到。这是因为，在每次大的斗争中，阶级敌人受到沉重的打击，他们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被摧毁了，他们的修正主义纲领、路线以及一整套用以欺骗和麻痹人民的反动谬论被批得体无完肤了，他们拼凑起来的极少数反革命死党被打得七零八落、土崩瓦解了，他们的两面派策略手段被人们识破再也不灵了。总之，一下子喘不过气来了。在我们国家里，党的威信这样高，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深入人心，党政军民这样团结，无产阶级专政这样巩固，阶级敌人的反革命准备工作，只能隐蔽地、鬼鬼祟祟地进行，而且是十分困难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铜墙铁壁面前，他们要想重整旗鼓，同我们进行一次大的较量，没有几年时间是不行的。”（《红旗》杂志一九七二年第八期第8～9页）

掌握阶级斗争高低起伏、曲折变化的客观规律，才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我们说每隔几年就要有一次大的斗争，不是说平时就太平无事，可以把枕头塞得高高地睡大觉了。阶级斗争的时起时伏，并不是时有时无。每次大的斗争，都是平时斗争的继续和发展，这里有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红旗》杂志一九七二年第八期第9页）

“‘高’和‘低’只是阶级斗争的状态的不同”，“‘低’是‘高’的继续，‘高’是‘低’的发展。我们只有认识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把握阶级斗争高低起伏、曲折变化的客观规律，才能经常在注意到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也注意到

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才能在胜利的形势下不忘乎所以；才能因势利导，取得阶级斗争的主动权。”（《红旗》杂志一九七三年第七期第4～5页）“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可以换，他们的反革命活动表现形式也可以变，但阶级斗争是不会停止的，阶级敌人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是决不会变的。敌人公开进攻时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敌人隐蔽退却时我们也不能忘记这一点；阶级斗争高一阵时我们要记住这一点，阶级斗争低一阵时我们也不能忘记这一点。不懂得阶级斗争的这种曲折性，就不能真正认识路线斗争的长期性”。（《红旗》杂志一九七三年第四期第27页）

资产阶级总是要同无产阶级较量，但资产阶级的一切复辟阴谋总是要失败的。“历史总是无情的。一切反革命的野心家、阴谋家，不管他们怎样要尽阴谋诡计，终究要被革命的车轮碾得粉碎，落得个身败名裂、自取灭亡的可耻下场。”（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是必然灭亡的反动腐朽的阶级。**‘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红旗》杂志一九七三年第五期第59页）“牛鬼蛇神跳出来捣乱一次，被革命人民打垮一次，剥削阶级以及一切反动势力的力量就被削弱一次，无产阶级专政就得到进一步巩固。经过多次的较量，反动阶级的势力一步一步被削弱，无产阶级才能最后完成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红旗》杂志一九七二年第八期第10页）

一定要抓紧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这个大事

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抓阶级斗争，特别是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对于各级党的组织来说，应该是首要的任务，任何时候都不可以把它放在次要的地位；对于每个共产党员来说，应该是毕生的职责，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经验证明，那里的党组织始终抓住了阶级斗争这个纲，领导群众向阶级敌人进行斗争，那里的党员和群众就朝气蓬勃，革命和生产就蒸蒸日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就能得到贯彻落实。”（《红旗》杂志一九七三年第二期第7页）“不抓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这个大事，会引向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因为，埋头于小事，回避和掩饰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即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客观事实。它也违背了一个最重要的真理，即阶级之间的革命斗争是‘历史的真正动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表现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个头等大事，失去了热情。任何一个单位，如果党的路线得不到贯彻，资本主义泛滥受不到抵制，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遭不到打击，就会走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所以，不注意抓大事，只埋头于小事，不仅仅是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问题，更重要的是个方向、路线问题，是关系到能不能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的重大原则问题。”（《红旗》杂志一九七三年第八期第56～57页）

抓紧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这个大事，当前，就是要继

续把批林整风放在首位。“批林整风是毛主席、党中央的伟大战略部署，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大局，是全党的头等大事。”（《红旗》杂志一九七三年第九期第75页）我们要“充分利用林彪反党集团这个反面教员，深入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要继续抓好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斗、批、改。”

“只要抓好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纲举目张，我们的事业就一定胜利发展。”（一九七三年九月三日《人民日报》）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

是决定一切的

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不正确，即使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权、地方的领导权、军队的领导权、也要垮台。路线正确，没有一个兵也会有兵，没有政权也会有政权。我们党的历史经验，马克思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历史经验，都是如此。林彪要‘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结果是，一切不能指挥，一切不能调动。问题决定于路线。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为了更好地学习政治报告和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各项文件，现把最近一段时间中央报刊关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一问题的若干论述，摘编于后，供学习参考。

无产阶级依靠正确的路线才能夺

取政权、巩固政权

路线正确就有了一切，路线错了就丧失一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巩固政权靠什么呢？最根本的，就是靠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

“路线正确，没有人可以有，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根据地可以创建根据地，没有政权可以夺取政权，有了政权可以巩固政权；路线错了，无产阶级就不能夺取政权，即使得到政权，还会丧失掉。这是我们党的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反复证明了的一条真理。”“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是紧紧围绕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问题展开的。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我们党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在情况十分复杂的环境中，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战胜了强大的阶级敌人，克

服了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终于使革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取得了武装夺取政权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一九七二年三月九日《人民日报》）

政权的阶级性质取决于执行那个阶级的路线。“我们区别一个政权是属于那个阶级的，不是听它自己怎么说的，而是看它实际是怎么做的，看它实际执行的是那个阶级的路线。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政权就是无产阶级政权，执行资产阶级路线的政权就是资产阶级政权。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以后，如果不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就会走向反面，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不但不能得到一切，还会丧失一切。因此，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开展反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防止资产阶级代理人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林彪一类骗子“只讲‘权’不讲‘线’，或者讲‘线’不讲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妄图偷偷摸摸地篡改党的政治路线，以便把无产阶级专政演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解放军报》）

党的领导最根本的是正确路线的领导

只有路线正确，党才能成为人民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要取得胜利，必须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政党的领导。而党的领导，最根本的是正确路线的领导，这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普遍真理。‘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

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只有路线正确，这个党才能站在历史的前头，充任群众的向导，成为人民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路线不对，违背历史的发展规律，违背群众的意志和要求，也就必然导致革命的失败。”林彪反党集团“阴谋破坏和取消党的领导的手法之一，就是撇开路线讲领导。否认党的领导是要通过正确路线来领导，实际上就是妄图用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领导，取代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领导。”（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解放军报》）

只有路线正确，党才能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判断一个党是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是看它的名称，也不是看它的宣言，而是看它执行什么路线和政策。它执行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和政策，它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样的党，应该而且能够领导一切；它执行的是修正主义的路线和政策，它就是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样的党，是破坏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法西斯的党，那里谈得上什么对于革命的领导权呢！”（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解放军报》）

只有路线正确，党才能在群众信任和拥护的基础上建立起领导权。“是不是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是不是真正得到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拥护，根本的还是要看路线和政策是否正确。坚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搞唯物论的反映论，不搞唯心论的先验论；搞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搞无产阶级专政，不搞资产阶级专政，这就是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并且得到他们拥护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执行这样的路线和政策，才能在群众信任和拥护的基础上建立起领导权。”（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解放军报》）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路线是挂帅的，管总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之所以是决定一切的，是因为路线是挂帅的，管总的。‘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我们抓住路线这个纲，就抓住了根本，抓住了方向，抓住了主要矛盾，就能使其它问题迎刃而解，把全盘工作带动起来。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各个时期的总路线、总政策，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的或‘左’的错误。因此，党的工作不管多么千头万绪，都必须把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放在首位，自觉地开展两条路线斗争。”（一九七二年三月九日《人民日报》）而“深入开展批修整风是我们当前一切工作的总纲。无论抓哪项工作，都不能离开这个总纲。革命工作是要有分工的，我们应该积极地做好自己分管的工作。但是，我们做任何一项工作，首先要解决方向、路线的问题。”通过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修正主义路线，“把方向搞对头，把路线搞正确，才能做好各项工作。如果离开了这个总纲，光顾抓自己分管的业务，就事论事地处理问题，就会迷失政治方向，分管的工作也不可能做好。”（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二日《解放军报》）

路线是上层建筑中关系全局的根本问题，路线对了，就能充分发挥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反作用。“抓上层建筑，关键在于路线。路线问题本身也是属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东西，但由于它是一定阶级的利益、要求和世界观的集中表现，是指导行动的纲，因而它是关系全局的根本问题。

毛主席关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教导，既阐明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又深刻地概括了上层建筑里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就是坚持什么样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问题。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对了，就能使上层建筑各个组成部分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完善起来，从而充分发挥它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保护和促进的作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错了，上层建筑各个组成部分失去了正确的方向，不但不能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反而会起着阻碍和破坏的作用。”（《红旗》杂志一九七三年第八期第5页）

正确路线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

正确路线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错误路线则是违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正确路线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它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一切错误路线，都是建立在反动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的，它违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一九七二年三月九日《人民日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紧紧地掌握着革命的航向，把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结合起来，为我党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引导我们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一切机会主义者，或者从右的方面出发，向阶级敌人屈膝投降，妄图倒转历史的车轮；或者从‘左’的方面出发，提出超越革命阶段的、过高估计革命主观力量的冒险主义口号，用空想代替切实的革命步骤。”因此，“必然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损